

费 勇 编著

诊断地球

——人类命运展望

Zhen duan di qiu

Ren lei ming yun zhan wang



花 城 出 版 社

诊断地球

——人类命运展望

Zhen duan di qiu

Ren lei ming yun zhan wang

费 勇 编著

花

城

出

版

社

诊 断 地 球——人类命运展望

费 勇 编

*

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 东 省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广 东 惠 阳 印 刷 厂 印 刷

(惠州市南坛西路 17 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25 印张 1 插页 260,000 字

1997 年 9 月第 1 版 199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7,000 册

ISBN 7-5360-2502-5

I·2157 定价:16.2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编者前言	(1)
· 人类演化的可能性	霍尔丁 (3)
· 双重危机	赫胥黎 (8)
· 对人类的呼吁	史怀泽 (21)
· 世界未来之文化与我们今日应持的态度	梁漱溟 (30)
· 反抗诱惑	马塞尔 (51)
· 艺术与科学的展望	奥本海默 (62)
· 灵的宗教与世界的要求	拉达克利修南 (71)
· 对发达社会的省思	马尔库塞 (79)
· 自我存在：危机与出路	雅斯贝尔 (89)
· 对神话学末世论的解释	布尔特曼 (117)
· 人口与世界政治	摩 斯 (128)
· 核武器与人类未来	龚培德 (140)
· 绝望与信心	豪 克 (151)
· 普遍繁荣的幻象	舒马赫 (159)
· 学会创造未来	佩 西 (175)
· 天下一家的来临	德贝吾 (192)
· 全球大一统的可能性	汤因比 池田大作 (197)
· 未来是现在的期待	贝 尔 (212)
· 太平洋的挑战	莱 因 (219)
· 教育与人类将来	马约尔 (232)

- 新世纪新现实 赫伯斯坦 (253)
- 21 世纪属于谁 瑟 罗 (276)
- 历史与推测 肯尼迪 (289)
- 宇宙的未来 霍 金 (301)
- 世界新秩序 詹明信 (313)
- 世界无尽头吗? 戴维斯 (330)
- 信仰与希望 泰瑞莎修女等 (344)

编者前言

自进入文明状态以来，人类对于自身命运的思索、展望从来不曾停止过。就某种程度而言，人是凭借着对于未来的希望而获得克服当前艰难困苦的勇气的。一部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人类为着美好未来的奋斗史。

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危机，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憧憬。20 世纪的空前发展，为人类带来了梦想成真的神话，同时也埋下了末日降临的毁灭性因素。尤其在 20 世纪中期以后，核武器的诞生、爱滋病的出现，等等，令人真切地感受到人类的历史已经进入了一个关键的时刻：要么走向天堂，要么堕入地狱。

在新世纪的门口，我们探首前望，有足够的理由使我们悲观，甚至绝望，也有足够的理由使我们乐观，甚至欢欣雀跃。然而，悲观与乐观都无济于事，问题是：不论怎样，只要我们在地球上生存一天，我们就应当负起人的责任，显现人的灵性，赋予生存以意义。

本书编选的文章也许会给处于世纪之交的我们以深厚的启迪。这些文章构成了关于人类过去、现在、未来的图景，暗示

出人类的宿命以及摆脱宿命的可能性。它们的观点、角度不一，有的从哲学、宗教、文化层面审察人类的命运，有的从社会学、经济学、未来学、自然科学的层面审察人类的命运，也有的属于国际关系的范畴，但它们的立足点却是相同的，那就是：对于人的关切，对于未来的关切。

正是由于这种关切，人类才可能有创造的激情、智慧。20世纪摧毁了一切传统的根本，塑造了一种多元化的自由理念，在21世纪，沿着这样的理念，我们会建设一些什么？或者说，我们应以怎样的姿态，怎样的信念进入21世纪？不论个人，还是全人类整体，如果对于此类问题缺乏严肃认真的沉思，就难以拥有“美好的明天”。

编选本书的目的，正是为了给我们的沉思提供一些有益的信息、思路。透过这些文章，我们对于我们的生存处境，以及这种处境隐藏着的种种问题——经济层面的或哲学哲层面的等等，会有一个大致而清晰的体认。

选入本书的文章除梁漱溟的写于20年代以外，其它的均写于50年代——90年代，正是人类历史上变化最巨大最深刻的时代。对于一系列的重大问题如东西方的冲突、核武器、生态失衡、人口爆炸、电脑科技、苏联解体等等对人类发展的影响，均有独到而细致的论述。另外，还有两篇谈论宇宙未来的文章，基本上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全方位的透视。

人类演化的可能性

约翰·B·S·霍尔丁

英国的生物学家霍尔丁(1892—?)认为“现代是一个非常适合于生存的时代”，但他也认为“纪元前七世纪佛陀与瓦尔达姆时代或纪元前五世纪初期及中期的雅典，十世纪的冰岛，比现代更好”。他从生物学的立场意识到了核子武器对于人类发展的巨大影响，提出了人类演化的可能性之设想。这篇文章是他的长文《Human Evolution: Past and Future》的结论部分，在前面他的大量的资料阐述了人类生物演化的轨迹；正是在回顾历史的基础上，霍尔丁对于人类命运表达了一个生物学家的独特关怀。

在大多数的人类社会里，最受尊敬的人格典型似将灭种。中世纪，圣德与勇气都受尊敬，但圣人与圣女均固守独身。而有勇气的人则互相杀戮。今天的时代看重财富的积蓄，但积蓄最多的人，常最少孩子。我担心的就是这类人会越来越多。当然，我并不认为实业家比圣人或封建骑士更高贵。一世纪前出生率之差异对某民族遗传因子频率的影响，并非永远持续不变，这与每年两三个月染色体之淘汰分配对蝇虫的影响一样。目前瑞典所显示的趋势已与前大不相同：当地穷人的出生率比富人更低。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我们只知道阻止少数坏遗传因子的繁殖，而不去促进少数好遗传因子的繁殖呢？答案是：因为目前我们对使人类频率增加的罕贵遗传因子还毫无所知，当然我并不怀疑它的存在。有关人类能力遗传之基础分析还没有完全发展，这尚待遗传学家、心理学家、生理学家彼此广泛交流、共同计划。在发现这类遗传因子——那怕只仅仅一次——之前，就先讨论积极优生学计划，是毫无用处的。

可是，我想先提出一点：在我们想使之普及的遗传因子中，有一种将会停止牙齿的发育。大脑的发达是牙齿极端复杂化的原因。还有鼻子，是人的弱点之一，必需设法改良，鼻子是随脑的发达而缩小的。因此，犬、马打喷嚏是立刻喷出，而人类则需通过曲折的狭路。一世纪之后，也许对于心理构造，我们也能知其变化臻于极微细之地步。

我们即使能行消极优生学，对于积极优生学，却非待知识更增，优生学态度广泛普及之后，无法实施。知识方面，需要有人人的染色体图解，这工作我曾经致力过；另一方面还需人类心理结构的分析，因为，人已被判定为具有特别的天分。这种工作，英国的史特耳曼（译注：英国心理学家，主倡二因子

说)及美国芝加哥学派都已选出较合标准的人尝试过。只有等待这些实验都完成之后,才能开始着手于知能素质或正常素质的伟大优生学工作。这大概必须靠强制实施杂种制,否则将如蒙古犬的优点一样,无法固定。但,我将再度申明,我一点也不怀疑有许多罕贵遗传因子的存在。

在这方法能够付诸实施之前,我们的子孙仍会以聪明的方法继续进行演化的统制。现在要讨论的是另一面的可能性:在下个世纪中,人类也许会造成一种大规模的自我破坏,就单纯优生学观点而言,原子能战争比任何旧式武器战争更罪大恶极,甚至比细菌战更甚。例如像广岛、长崎的生存者,他们已受到严重感染,其子孙势必显现出各种变态,这种变态有的会出现在第一代,而要经过十几代才能消除。而其他的则为隐性,隐伏几代之后才出现,其恶性影响势将及于千代之后。原子武器纵然杀死百分之九十的文明人,文明仍不会消灭,但其他受到放射能感染的百分之十生存者,他们所生的变态人,也许却会把文明整个毁灭,要恢复将极为困难。

我们希望避免这类的国际战争,也希望避免因少数集团掌握原子武器而引起的内战。这样,和平的世界秩序也许能够维持,演化的进行才会有人关心。当然,演化势必花费很长的一段时间,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斯佛尔·莱特根据一项假定(我认为这假定无误)表示说:演化进展速度最快的,是在二十人——一百人左右的种族集团中,他们几乎与其他集团分离而孤立。这正是整个旧石器时代几个世纪中的人类生活状态。目前,社会型态已随农、工业之进展而变化,演化速度势必缓慢下来。其间,偶因短时间的流行传染病,而产生激烈的淘汰,最后,依赖卫生学的发展才阻止了这种淘汰的进展。

我不知道现在将依凭什么标准来进行淘汰。两世纪以前,大

家庭在许多国度中都受到尊敬，任意限制自己家中的子女数目被视为不合时宜，当时的淘汰颇倾向于助长从属社会习惯的遗传因子。今天则认为生一打孩子是变例，我们的淘汰已倾向于变异。

据一般优生学家的见解：大家庭的父亲就遗传学而论，多半是无可指望的，这种看法大概无误。他们在经济上大多一无所成，当然，在经济之成长与长期生物学价值互相认同之前，似乎应重读一下登山宝训或恐龙的历史。上述倾向究竟是否尚有希望，我不得而知，相信任何人也无从得知。

另一种可能性是：我们既欲统制演化，又常选择错误的途径。如果必须从过去的动物群中选取有希望成为理性有能动物之祖先，那么，我是否能从宾西法尼亚系人或第三纪中新世人中获得答案，诚属可疑。我也许会选择像鸵鸟一样以后脚跟站立，以腕代翼的白垩纪爬虫。H·J 米勒博士曾提出一个包括广泛使用人工受精的激进人类改良法。如果我是统制世界优生问题的主脑，我不能选择一个只有百分之一正确可能性的方向。米勒博士是才识优于我十倍的遗传学家，他的正确比率也许会达到十分之一，但不会再高过这一基线。关于过去的演化，当前的遗传学，细胞学等所需的知识，比现有文明基础的整体知识要广大得多。如果我们需要，我们就可获得。可以说，神仍在继续扩展人类选择的范围，因此也给予我们新的义务。演化的过程目前仍然正继续从无意识步向有意识的阶段。但我们还未获得这项知识。

当前必须立刻着手的工作，就是人类社会的重组，在两三代中当可完成。在理想与现实中构筑共和国的伟人，还不曾

将他们的想法运用到人类社会上。但已由实际担负机能的原理予以完成了。法、俄变革背后所隐藏的伟人虽有不同，但已完成了可与之相比的实验。没有一个社会是完整的，社会变革所耗费的时间单位远比生物进化为小，因此，社会变革的义务比统制演化的义务更迫切需要，这两种义务必须并行，或者也可能并行。但我觉得最要命的想法是认为：未来的人类会最适合现代的美国、英国、苏联或中国的社会，甚至适合今日我们所想得出的各种社会。

假如我的推测无误，未来的人类大概是今天认为在肉体、精神、道德上都有缺陷的怪物，一到成年期，他可能会有很优秀的技能，但体力较弱，头部很大，牙齿比我们少，成长也非常缓慢，在五岁以前，大抵不能认字，到四十岁方才逐渐成熟，在这以前，一直学习不断，然后，大概可以活到几个世纪。比我们更理性、缺少本能性，不受性及亲子感情的支配，更极少受一时怒气之左右，或群众本能所统制，其动机依存于教育的比例远比我们为大，在他自己的社会中当是善良市民，但在今日现存的社会里，却会被当作疯人或罪犯。以我们的标准来看，他们具有高度的一般知识，大部分个人均已具备我们称为天才的特殊才能。

不过，如果我们被带回到往古洪荒的时代，也许并不会赢得北京原人的尊敬，同理，在这类计划下产生的演化产物，若有一人被带到我们的时代，我们大概也会认为他是不快乐的人。但实在无须抱持这种悲观的想法，因为我们不可能和“他”见面。

黎蕴志 译

（选自《廿世纪命运与展望》，志文出版社1977年版）

双重危机

赫胥黎 (Aldous · Huxley)

这篇文章发表于1950年，时隔这半个世纪，文中的警告相当一部分已成事实，更大的危机出现在人类面前。赫胥黎(1894—1963)这位博学的英国作家，有良好的家庭背景，他是生物学家托马斯·亨利·赫胥黎的孙子，他的哥哥是以研究进化论闻名的科学家——朱里安·赫胥黎。赫胥黎的创作曾被目为“第一次大战后作品最富乐观性的第一人”，但当他沉静地剖析人类的当下生存状态时，他的“乐观”变成了“忧患”；也许，只有产生危机意识，人类才有可能趋向于完善。

人类目前正处于危机时代，这危机存在于两个层次上。即较高层次的政治经济危机及较低层次的人口、生态学危机。国际会议及报纸上所讨论的是较高层次的危机，导致这危机的直接原因是民族集团间的权力竞争，他们都拥有或希望拥有利用战争以破坏对方经济力的广泛手段。至于人口或世界资源等低层次的危机，报纸、电台、或较重要的会议几乎都未加讨论，三大国——或四大国——也均未注意及此。这些事项大都委之于没有实际权力的下级委员所组成的健康、粮食问题之类的委员会。他们把全部精力都花费在解决人际关系的矛盾问题上。可是，低层次危机实与政治经济危机同样深刻严重。高层次危机如果不与以宇宙论、生物学为基础而形成的问题共同研究，终究无法解决。忽视这项原则，低层次危机将使政治经济问题逐渐恶化。如果只将精力与注意力集中于政治论与经济论，那么，不但难以解决低层次的问题，甚至根本不可能解决。下面我所要提出的问题，重点在讨论低层次危机的某些层面，而其根底处则在提出：一个目前尚不清楚的事件已如何影响或将如何影响个人的生活、政治家的政治生命及民族的行动。

以前曾一度流行过这样一句话：“富裕中的贫困”，意思是说：地球上本来蕴含有丰富的资源，足以供给目前人口或未来增加的人口衣食住之所需，可使人人不虞匮乏，现在人类所以悲惨的原因，实来自完全错误的生产方法及更为错误的分配方式。无论是修正通货、无限制资本主义、配给制度或係所想到的有效治疗法都行，只要彻底付诸实施，就能使全人类生活在幸福中，像童话里的王子、公主一样。匮乏与饥馑也将变为富裕，全地球势必成为一个的广大的“糖果之国。”

这种奇迹可由政治、经济的计划予以实现，但从这类高层次的探讨转移到生物、生态学所发生的问题研究时，我们的乐观似乎是太早了一点。我们找到的不是“富裕中的贫困”而是“贫困中的贫困”。世界资源对世界人口而言并不充裕。目前，地球上的人口才不到 22.5 亿，生产粮食的地区大约有 40 亿英亩，据营养学家计算，要供给一个人所需的充分粮食，即需有 2.5 英亩的土地。按这比例来说，纵使生产粮食所用的土地全是肥沃之地——其实大部分土地都很贫瘠——也难以保证目前的人口都能有足够的食物。事实上，要保证世界上 22.5 亿男女老幼都有足够的食物，势必供应比现在多两倍的粮食。但这非一朝一夕所能企臻。前美国公共卫生局长托玛斯·巴兰博士称：“纵使粮食生产能够增加到最大限度，在这数十年内，仍然无法供应最低限量的足够食物。”在这种情况下，世界人口仍在继续增加——大约以十年中增加 2 亿的比率——，这意味着在粮食供应能够增加两倍之前，要供给的人口已非 22.5 亿，而是 30 亿以上了。当然，在这期间内，一切事物、技术都将精进，但粮食不足的问题仍会和今天同样深刻而广泛。

此外，随人口之增加，土地也相对贫瘠。福特·谢巴德在《食物与饥馑》中写道：“近代人创造了两种足以消灭文明的方法：一为原子战争，一为世界性的土壤侵蚀。在这两种方法中，土壤侵蚀具有更恶劣的破坏性。战争破坏文明母体的社会环境，土壤侵蚀则破坏了它的基础——自然环境。换言之，原子战争会破坏某种特定文明——例如西欧式或产业式的变种文明。但土壤侵蚀若不加以防止，却会消灭任何文明发生的可能性。”

人对环境所犯的罪行一览表冗长而且阴郁。在非洲、撒哈

拉沙漠正继续扩大。赤道地区，人所能居住的山地与高原，正急速遭受侵蚀，而南部平原是一片逐渐缺草的黄土地带。中美洲将继续变成沙漠，南美的多数地区，因山坡倾斜度太大，土壤将会流入水中。澳洲和美国的广大沙土地带，干燥期过长，土壤就会被风吹散。亚洲也会陷入同样可叹的状态。随着人口的增加，土地的耕种愈发频仍，终至贫瘠无用。在逐渐扩大、深化的自然贫困中，人类的贫困也逐渐扩大、深化。

现在必须考虑的是：这个难以应付的生物学现象已如何影响或将如何影响我们在国内及国际政治上的行动？

低层次危机的本质，势必花费极长的时间去加以排除，目前所能作的，充其量只是缓和较危险的征兆以及制作纯病因学的处置计划。

上文已述，任何国家或社会中的出生率差距，都会导致全体居民的品质低落，但在这种影响尚未明显化之前，实在很难预测其发展，现在暂时只能以提出问题为满足。在优秀人才减少、低能者增加的社会中，民主制度可能推进吗？这答案也许将留待 50 年后的子孙。在这段期间，可能找到一种新的方法，加以培养，以便从逐渐趋于劣化的人群中，选出其最善者。同时尽可能找出一种方法，使先天禀赋优越者能尽量繁衍子孙。

当一个国家全体国民的出生率都急速下降，而其邻国的出生率都偏高时，以目前的世界结构而论，多少将使和平受到威胁。无论我们在表面上多么颂扬“信仰”，20 世纪人类真正有力的宗教仍是国家主义式的偶像崇拜。名义上，我们是基督教徒、

佛教徒、印度教徒、穆罕默德教徒或犹太教徒。但事实上，大家所信的都并非一神，而是 50 甚至 60 个神。其中任何一个都是其余诸神之敌，至少有为敌之可能。凡没有国教的国家，公立学校中所教的唯一宗教就是“神秘主义”式的地域性意识形态——亦即对国旗敬礼、对国家或其统制者之崇拜、对部定历史书所载民族英雄之赞美。历史上偶发事件中的人与事，或被当作神，或被视为永恒而具有普遍确实性的原理。从童稚时期开始，市民们就被灌输以扩展地域性偶像之荣光作为个人最高义务之理念。但这种荣光主要与政军力量有关，因此担当国家主义义务的个人，难免会伤害到若干同类。在国家主义的偶像崇拜中，任何均势的变动都会引起战争。势力强的国家将采取侵略手段，较弱者则取守势或防御手段。这种情况，在工业化程度相似的两国中，经常会在一方人口增加、年轻活泼，而另一方人口减少、逐渐老化、知能低落的情况下产生。

不仅在国与国间的比较上人口会有增减，即使对自然资源而言，亦有相对增减。如前所述，世界大部分地区，人口与资源的关系已经恶化，将来也许更甚。这个广大贫困中的广大贫困，将会不断地威胁和平，而且亦将对民主制度与个人自由构成威胁。人口过剩与自由是不能并存的，人口与资源的不均衡，使大多数人难以获得生活所需，劳动者比物品多，个人不得不为微薄的薪俸而长期工作，从不友善的大自然或不友善的人（他们掌有政经大权）手中，保护自己可怜的收益，甚至无法拥有一点剩余的购买力。所谓民主主义是指任何受雇者均有对雇主说“不”的权利，可是如果受雇者已失去得罪雇主仍可得食之自信，他们就无法说“不”。为了生存的保障，必须有生产足供家庭之所需，或者预先存储以前的薪俸，或有向新开发地移